试析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与阐释
——以宁波博物院为例

Study on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ngible Evidenc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anges: A Case Study of Ningbo Museum

何毓峰
He Yufeng
（宁波博物院，宁波，315199）
（Ningbo Museum, Ningbo, 315199）

内容提要：与历史文物、艺术品和自然标本不同，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是新近进入博物馆视野的一类实物资料。本文尝试以宁波博物院举办的“岁月如歌——1949年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展”为例，讨论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作为博物馆物的特点，探索其在博物馆征集与阐释中的做法，为这一类藏品的收集、研究与利用提供思路。

关键词：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　博物馆　征集　阐释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relics, works of art and natural specimens, the tangible evidenc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anges is a kind of material data that has recently entered the view of museums. Taking *Years as Songs*: *The Exhibition of Articles that has Witness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ingbo Since 1949* in Ningbo Museum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n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evidenc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useum, explores the museum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for this kind of museum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Key Words: Tangible evidenc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anges; museum; collection; interpretation

在2017年发布实施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国家重点建设成就、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的重要实物进行调查与征藏。根据这一要求，并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特点与本馆实际，宁波博物院于2018年启动“1949年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工作”，并于2019年5月举办“岁月

如歌——1949年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展”（以下简称“岁月如歌”展，图1）。

展览累计展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近1400件（组），接待观众超百万人次，不仅深受社会公众好评，还先后荣获国家文物局2019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和浙江省文物局第十四届（2019年度）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推介“特别奖”。笔者作为展品征集和展览内容设计团队的主要成员，在展览筹备过程中对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与展示有一些思考与实践，以此文与同行探讨。



图1 “岁月如歌”展序厅

一、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

1. 博物馆征集与收藏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原因

博物馆征集与收藏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首先是由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变化所引起的。人类早期收藏活动的价值判断标准往往是审美的或经济的，只有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稀有罕见的，以及能体现拥有者雄厚财力的、能升值保值的物，才有机会进入收藏者的视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对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物的在地性。随着近代国家行政建制的建立和现代民族意识的发展，作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或同一民族的“我们”，人们开始探求这片属于“我们”的土地的历史文化，追寻“我们”这一民族的源流和祖先的生活。除了致力于文献的收集整理，人们还开始收集实物资料，力求从“物质构件”的蛛丝马迹中解读“文化意义”，以此来认识这一地区或这一民族的过去。这与过去“寻珍式”的收藏截然不同，可以被称为“在地式”收藏。二是重视物的系统性。随着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和专业学科的细化，终身从事某一行业或研究某一专业的人越来越多，逐步出现了专门收藏某一类产品或有关某一类主题物品的人。人们对这一类物品的审美价值或经济价值关注甚少，更多重视物品在序列上的完整性和类型上的典型性。这一类收藏既能纵向地反映物的发展过程，也能横向地表现物的发展特征。这一变化引导着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进入博物馆收藏视域。在宁波博物院启动专项征集工作前，宁波已有不少致力于收藏和展示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非国有博物馆，为这一类实物的收藏与研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其次是由博物馆职责决定的。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我们能够存储和回收共有记忆的能力是惊人的，这正是人类进化结晶的奥妙。我们创立、储存和利用社会记忆方法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会深深触及我们命运的根源。”[1]可见记忆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意义。博物馆是通过实物保存社会记忆的场所，现代博物馆的社会使命已与人类记忆紧密结合在一起，博物馆工作的各个环节也紧紧围绕记忆展开，其中就包括记忆载体的收集。然而一直以来，博物馆行业中“厚古薄今”的传统思维指导着各项工作，藏品征集工作长期聚焦于1840年以前的古代文物和1840—1949年的近现代文物，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物资料缺乏关注，认为其缺少时间沉淀，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不足。然而，从保存记忆的角度而言，此类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与古代文物一样，即使它不够珍贵和美观，但

都记录了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或某一人群的生产生活片段。因此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应该成为博物馆藏品征集的对象。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100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因此，在保存中华民族百年来谋求伟大复兴历程的历史记忆方面，博物馆有着重大责任：必须要对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物证予以关注和收藏。

对各地中小博物馆而言，征集与收藏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也是丰富馆藏资源的重要手段。由于传世的古代文物与考古发掘文物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当前博物馆数量迅速增加背景下对藏品的需求，不少博物馆在运营中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存世量大、种类丰富，且不断产生，丰富了博物馆藏品征集的来源。



图2 1953年12月30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颁发姚先和、马菊清结婚证

最后是博物馆研究所要求的。与对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不同，博物馆对现当代历史的研究面临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厚古薄今”的思想，当前博物馆重视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对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关注较少，起步较晚；另一方面，我们虽处于“当代”，但由于社会飞速变迁，许多能反映现当代生活变迁的物证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将导致未来博物馆在对当前这一时期发展历程与社会面貌进行回顾时，缺少实物资料与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树立起“为未来征集今天”的观念，开展对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与研究，并形成成果。

2. 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的具体对象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存世量大、涵盖门类广，博物馆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做到“应藏尽藏”，面面俱到，因此在制定征集计划时要根据本馆的定位和条件，明确征集对象。

对宁波博物院而言，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在本馆藏品体系中尚属空白。由于“1949年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工作”与“岁月如歌”展的前期筹备工作同时启动，因此在征集工作伊始就确立了为展览内容服务的原则，征集对象要与展览主题紧密相关。征集团队首先明确了拟征集物证的基本要求：1949年以来反映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实物、史料、影音资料等，特别是反映宁波市民生活面貌变迁的见证物。征借展品要求品相完好、功能完整，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具有展出价值。展品应直观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宁波经济社会面貌和发展历程，是宁波市民常见、常用的物件，宁波本地生产的、本土品牌的尤佳。根据展览内容，征集团队提出了服饰、饮食用品、居家日用品、交通工具、文化娱乐产品、票据、标牌和影音资料八个大类，以及历史事件相关、工业发展和教育发展三个专题的征集方向。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征集入藏的1400余件（组）实物基本涵盖了上述大类和专题，为展览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其中不乏一些极具时代性和典型性的实物，如“1951年浙江省鄞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1951年宁波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药行街派出所颁发汪惠甫镇反运动乙等模范奖状”“1953年12月30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颁发姚先和、马菊清结婚证”（图2）等，这些物证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

“1984年宁波唱片厂制电子轻音乐大薄膜唱片”“20世纪80年代宁波糖果饼干食品厂‘茅台’酒心巧克力糖纸”等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市民生活的多姿多彩；“20世纪90年代中文汉显摩托罗拉BP机”“20世纪90年代摩托罗拉8800型大哥大”等则体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百姓生活的日新月异。

展品征集原则与展览传播目的紧密相关，是此次征集的最大特点。展览第一章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人民当家作主”单元的传播目的为“反映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生活体现的新风尚、新气象”。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被毛泽东誉为“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这一单元力求突出展示的。虽然此前已有“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宣传画”等藏品，但缺少能直观反映在《婚姻法》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物证。因此这一时期的结婚证成为征集团队关注的重点。经过不懈努力，前文所述的“1953年12月30日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颁发姚先和、马菊清结婚证”最终顺利入藏，并成为“人民当家作主”单元内容组团中的核心展品，为内容诠释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5月展览开幕后，藏品征集团队继续开展工作，一方面针对展览内容，对展品查漏补缺，弥补展览叙事缺环；另一方面紧扣时事，围绕国家和地区的重点事件开展专题征集，其中征集到与宁波抗击新冠感染疫情相关物证40件（组），包括《解除医学隔离观察告知书》、社区通行证、“甬行证”（图3）等。



图3 2020年2月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卫健委签发的马福伟甬行证

3. 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集的具体办法

由于宁波博物院此前从未开展此类藏品的征集工作，因此藏品征集团队“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多种征集方式。

一是走访古玩市场等地开展专项征集。征集团队深入宁波古玩城、金钟茶城、天胜花鸟市场、慈溪天元古玩街及杭州古玩城等地，开展二十余次专项征集活动，不仅征集到近千件（组）符合展览和入藏要求的实物资料，而且收集到不少收藏家的线索。此外，还通过“孔夫子旧书网”“7788商城”等在线商城购买少量旧物。

二是发动市民捐赠。在开展实地征集的同时，宁波博物院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宁波晚报》等地方媒体发布征集公告，向市民朋友征集相关物件，收获颇丰：有市民捐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历次修订的党章、20世纪60年代的成套家具、各类票证等。征集期间，团队还与街道、社区取得联系，在宁波老城区中“摆摊”，进行宣传和征集。其中在海曙区西门社区征集到老式收音电视一体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毛泽东选集》（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1949年浙江省第一所被接管的中学“宁波一中”校徽等特色物证。此外，本单位职工也为展览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三是与非国有博物馆、社会收藏家合作。目前宁波正式备案的博物馆共有79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52家；此外还有大批社会人士致力于现当代物证的收藏。宁波博物院通过宁波市海曙区知青博物馆，征集到与宁波知青“上山下乡”相关的实物资料43件（组）；从社会收藏家处征集到门类多、成体系的实物资料近200件（组），如农具、渔具（图4）、木工工具、制篾工具等具有宁波地方特色的物件。

二、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阐释

“博物馆物”是记忆的载体。但“博物馆物”所承载的记忆大多深藏在实物本体身后，缺乏相关知识背景的观众很难自行解读，只能简单了解物的外观。由于“博物馆物”这种较弱

的自明性，承担着传播和教育责任的博物馆必须要对物进行阐释。阐释的目标，就是实现物与人的有效沟通。

观众对博物馆展出的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因此与一般的文物展品和自然标本相比其自明性较强。但这不意味着博物馆可以将这些现当代物证简单陈列而不予阐释，博物馆应当认识到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特殊性，在展览中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在“岁月如歌”展中，我们对物的“语境化阐释”和“组合化解读”尤为关注，同时鼓励社会人士参与展览阐释，对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在博物馆中的阐释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 重视物的“语境化阐释”

进入博物馆后，“物”从其原生状态和语境中脱离出来，成为“博物馆物”。“博物馆物”在失去了日常语境后，其携带的信息就会发生丢失，观众难以准确把握物的价值。这种“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情况成为博物馆进行展览阐释时首要面对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在藏品征集和研究时，探索、梳理物的生产者、使用者、交易者和其他关联物等微观语境，以及物所涉及的文化传统、技术范式、信仰观念等维度的宏观背景[3]。此后，策展团队基于物的原生语境，在展览传播目的的指引下，通过精心编排的故事线和由章节、单元、小节等层级结构组成的展览框架，构建出便于观众认知的新语境，将物所蕴含的某方面信息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揭示出来，实现对物的“语境化阐释”。

与一般的文物展品和自然标本相比，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距今时间短，其中能释读出的信息更为丰富，能反映和佐证的历史事实更多。这就对这一类展览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必须进行“再语境化”的阐释；二是要考虑展品恰如其分的语境是什么，以准确揭示出物的意义。



图4 从社会收藏家处征集到的农、渔具

进行“再语境化”阐释，是为避免观众对物的理解差异过大，从而影响传播目的的实现。例如，观众来到宁波博物院欣赏展出的唐越窑瓜棱执壶。在缺少语境化阐释的情况下，观众也能够观察到它优雅的造型和莹润的釉色，体会到唐代越窑高超的制瓷工艺。然而如果将馆藏的一件搪瓷杯简单地放置在展柜中，观众甲会关注它通体的磕痕，认为早年的搪瓷器不耐磕碰，不如后来的塑料制品耐用；观众乙会关注杯底印有“宁波搪瓷厂”字样，了解当时宁波轻工业的发展情况；观众丙则关注搪瓷杯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回忆起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生活状况……“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缺少语境化阐释，那么对这一件搪瓷杯就会产生众多解读，它在展览中出现的目的就变得模糊。在“岁月如歌”展中，这件“1958年宁波市梅山盐场‘把红旗插遍梅山岛’搪瓷杯”被安排在1956—1978年宁波取得的工业建设成就中，配合梅山盐场照片和国家轻工业部授予的“愿梅山之花开遍全国各地”锦旗图片，生动展现了梅山盐场创业者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这一章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成就”的传播目的契合。

在运用“再语境化”的阐释方法后，还要将展品放置在合理的语境中，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展览传播目的。在不同的语境中，观众对同一件物的认识和理解就会不同。例如，“岁

月如歌”展中展出了20世纪80年代宁波铝制品二厂产“双圆牌”铝茶壶。最初展览团队将它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生活场景中。随着藏品研究的不断深入，团队了解到宁波铝制品二厂曾在1978年全国同行产品评比中排名倒数第三，此后全厂改革思变，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面貌有了极大改观，生产的“双圆牌”铝茶壶曾获评1981年轻工业部优质产品、1985年国优银质奖、1988年轻工业部出口产品金奖。基于此，这件铝茶壶被安排在第三单元“在希望的田野上——伟大的历史转折”中的“搞活企业”一节，成为20世纪80年代宁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的有力物证。将物置于合理的语境中，能更好地为内容传播服务，其本身也能被观众更好地理解。

2. 强调物的“组合化解读”

除了对物进行“语境化阐释”外，“岁月如歌”展还重视运用“组合化解读”，提高展品自身的表达能力。展览中“组合化解读”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序列式。序列式陈列能够很好地阐释某类实物或某种现象的发展、演变过程。如：将“20世纪20年代宁波正大新公司‘童车’牌火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波正大火柴公司‘童车’牌火花”“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正大火柴厂‘童车’牌火花”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火柴厂‘童车’牌火花”按时间顺序摆放，不仅能直观地反映出宁波“童车”牌火柴的悠久历史与发展过程，还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而且观众还能从“童车”牌LOGO中骑车儿童形象的变化感受到时代的变迁。与之类似的还有“灶具的演变”（图5）。这一阐释过程没有依赖文字说明和版面配图，依靠的是展品组合产生的自述能力。

二是密集式。密集式陈列可以提高单位空间内的信息密度，同时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从而形成独特的阐释功能。如展出的“搪瓷杯墙”（图6），是将上百件印有宁波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学校等单位名称的搪瓷杯进行集中展示，其中将印有“奖”字的搪瓷杯居中布置。观众通过观察就能认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搪瓷杯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而且经常作为奖品发放。当然，密集式陈列依然要遵循特定的传播目的，简单地在展柜中堆积大量实物展品的做法并不可取。例如展览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生活用品”组团，就是在一个通柜内陈列百余件展品，其中仅仅依据展品用途或材质进行分类，但对物缺乏更深层次的阐述。这一展品组团最终也没有实现为所在单元传播目的服务的目的。

三是场景式。在一般的博物馆展览中，“情景再现”或“场景还原”等手段属于非实物的呈现方式，是在实物展品不足或无法实现既定传播目的时所采用的辅助手段，其本质是“对已消失或无法直接在场的现象进行形象的和逻辑的重构”[4]。当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进入“博物馆物”的



图5 展品的序列式陈列：“灶具的演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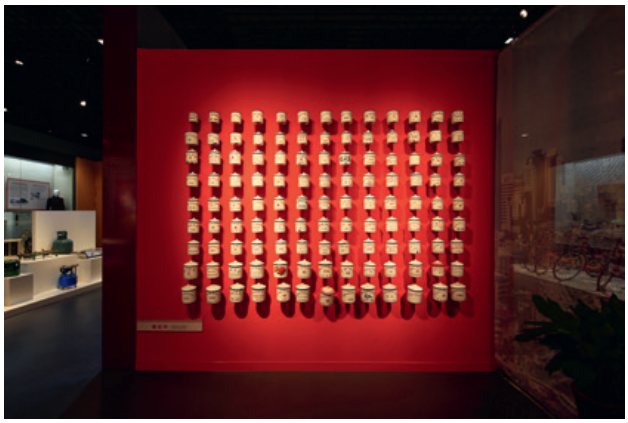


图6 展品的密集式陈列：搪瓷杯墙

范畴后，我们可以用实物展品来还原某一现象、再现某一场景。例如，同样是室内陈设还原，宁波博物院“东方神舟——宁波历史陈列”中天一阁宝书楼场景，是根据现存建筑与史料研究进行还原的，内设的桌椅、陈列的文房四宝、摆放的植物、悬挂的书画等都是现代的；而“岁月如歌”展中呈现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宁波家庭场景”（图7）中，几乎所有陈设品都属于那个年代。这使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场景式展示不仅能体现“现象的真实”，还具备了“器物的真实”的特点，不仅令展览叙述更加完整，而且更便于观众理解。在展览策划与设计时，要严格遵循“场景还原”的真实性与典型性原则。既要重视场景中实物的选择，也要关注物的组合，避免出现诸如70年代的物件出现在50年代的场景中、捕鱼工具出现在山民生活场景中等问题，不要闹出“关公战秦琼”或“四不像”的笑话。

3. 鼓励社会人士参与阐释过程

上文提到，观众对博物馆展出的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而博物馆需要对这些物证进行语境化阐释，这意味着博物馆可以从社会公众处获得物的语境信息和线索，博物馆外的社会人士也可以参与物的阐释过程。宁波博物院在“岁月如歌”展中，就首次尝试让社会人士参与展览阐释工作。

一是在藏品征集中注重收集记忆。征集团队在征集、拣选的过程中，特别留意提供者对物件来历、流传过程、与自身有关的记忆等内容的口述，并作书面记录。在与宁波市海曙区知青博物



图7 展品的场景式陈列：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宁波家庭场景

馆交流过程中，征集团队认真倾听馆长对当年远赴黑龙江上山下乡的回忆，并获得一批珍贵史料。二是在展览策划的同时开展访谈活动。宁波博物院先后采访了解放宁波的部队首长的后人、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民营企业家、知青代表、在校大学生代表等人，邀请他们围绕拥有的一件老物件讲述一个故事，表达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切身感悟。这些故事通过各种形式在展览中出现，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三是在展览过程中鼓励观众表达。展览开放后，团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大量家庭观众来参观展览，家庭中的长辈会为儿孙讲述自己看到这些老物件后所引发的回忆，儿孙辈则会以年轻人的视角解读这些展品，家庭成员在热烈地讨论中看完整个展览。观众对这些物证的回忆是独一无二的，对博物馆而言是珍贵的语境信息。观众的表达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展览的信息量，也为将来物的“再语境化”阐释提供了基础。因此宁波博物院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开展“每日一物”活动，鼓励观众留言，讲述独家故事。展览团队从观众留言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宝贵内容，并补充到展览中去。

从传播学角度看，博物馆扮演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色。浙江大学严建强教授曾提出博物馆传播需要经过由两个通信过程结合而成的复合型通讯过程：系统N（Nature & history）→信息通道Ⅰ→系统M（Museum）→信息通道Ⅱ→系统A（Audience）[5]。而在“岁月如歌”展中，博物馆信息传播模型发生了变化。首先，博物馆作为“接收者”的定义被扩展。博物馆不仅接收来自自然或历史文物发送的信息，也接收来自观众发送的信息。这里的信息不同于观众对博物馆的反馈意见，而是从观众处取得的有关物的语境信息。其次，观众不

再被动接受信息，或基于博物馆发送的信息进行反馈，而是主动向博物馆发送信息，即，观众也具有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双重角色。最后，观众不仅可以向博物馆发送信息，还可以向其他观众发送信息。在“岁月如歌”展中，许多互不相识的观众也会围绕着某件展品展开交流，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和共同回忆引发的情感共振丰富了展览阐释手段。这三个变化，引发了博物馆、一群观众与另一群观众三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传播途径变得多样，信息量也得以极大丰富。这对博物馆展览阐释有很大帮助，但如何在既定的传播目的下控制传播过程与内容，需要在未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继续探索。

三、结语

宁波博物院“岁月如歌”展是国内展示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展览之一，此类展览在物证的征集与阐释方面的成果并不丰富，因此注重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思考、积极总结。展览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展了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的征集与展示，宁波博物院也不断认识学习；自2019年5月开幕至2021年10月闭幕，展览经历四次改造提升，展品不断更新与补充，展陈手段不断丰富完善，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观展热情，“二刷”“三刷”展览成为一时热潮。这样积极的社会反响与“有温度”的展品不无关系，也得益于展览得当的阐释手段。

伴随着人类收藏观念的发展，承载了社会记忆的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开始进入博物馆的收藏视域，拓展了“博物馆物”的内涵，也为博物馆研究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宁波博物院尝试以展览为出发点，紧扣展览传播目的，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物证，是从无到有征集这一类藏品、填补馆藏体系空白的思路之一。当这些“物证”进入博物馆成为“藏品”，就需要专业的研究力量将物证承载的记忆信息进行解读，并通过阐释将信息有效传递给观众。宁波博物院在“岁月如歌”展中就运用多种阐释手段，在提高传播效率方面进行了尝试，特别是创新性地鼓励社会人士参与展览阐释，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此次征集与展览的实践，为今后此类藏品的收集、研究与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

参考文献

[1] 阿尔文·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6: 193.
[2] 习近平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致贺信[N]. 人民日报, 2016−11−11(1).
[3] 毛若寒. 试论博物馆物的语境化阐释: 内涵、目标与策略[J]. 东南文化, 2021(1).
[4] 严建强. 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J]. 东南文化, 2009(6).
[5] 严建强. 在博物馆里学习: 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及传播策略初探[J]. 东南文化, 2017(4).